

2021年07月28日 星期三
责编:邱峰
美编:郭金芳
校对:曹永亮

暑期游火热回归 亲子游、避暑游等受欢迎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灏
实习生/许嘉良

在国内旅游业逐步复苏的背景下,今年的暑期旅游旺季备受关注。关于暑期去哪玩、怎么玩的话题也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市民出行热情明显提升

“刷刷朋友圈,已经满是‘旅游风’了。”昨日中午,在单位边吃午餐、边刷手机的李女士已经有些坐不住了。她表示,感觉身边的朋友们都已进入年假旅游模式。由于去年受疫情影响自己没有出游,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发了。

李女士的感受,在一份调查数据中也基本得到佐证。根据携程旅游日前发布的《2021暑期旅游大数据报告》,今年暑期(7月1日到8月31日)跟团游和自由行订单较2020年同期增长10倍以上,暑期跨省游订单量同比增长413%。

湖南新闻国际旅行社负责人周湘涛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学生出行热情高涨,机关事业单位也进入年假集中期,大家都想抓紧时间出门走走。因此相比2020年同期,市民出行热情要明显提升。

本地也有不少适合自驾的避暑景区

唐先生在我市一事业单位工作,他表示,几乎每年都会带孩子出门旅游,共享亲子时光。由于孩子已经上小学了,所以出行时间只好安排在寒暑假。就在一周前,他在网上看到了上海迪士尼乐园的优惠出行套餐,自己马上订购了一套。同时,还另外召集了7户家庭一同购买,组成了一个小型亲子旅游团。

不只是亲子游,研学游也颇受欢迎,不仅能解放工作中的父母,也能让孩子们在团队活动中增强独立生活的能力,学习和认识新事物。周湘涛介绍,此前一批横店研学游已组团,同学们在参观中学习历史和中国文化。

对于还没来得及出行的市民来说,还有哪些出行建议?

周湘涛介绍,对于很多人来说,夏季更青睐相对较近的避暑游。比如目前新闻国际旅行社有湘西三日旅游线路,每人价格约400元,可漂流、避暑,比较轻松;要想更远一点,可选择九寨沟方向,每人价格约2000元。

自驾游爱好者表示,株洲本地也有不少适合自驾的避暑景区。比如炎陵的神农谷、云上大院,距离株洲市区200余公里,周末可来一次短途旅行。中短途游还可以选择周边的贵州安顺、黔西南苗寨,或是湖北的恩施等地。

上一辈株洲“打工人”的夏日福利藏着你的故事吗?

策划/谢中良 罗佳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董介



▲株洲玻璃厂幼儿园。小时候,吴先生在这里等妈妈下班接他回家,一起去冰室领雪糕。如今,幼儿园早已关闭(资料图)。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吴琦 摄

▲株冶生活区,居民打羽毛球(资料图)。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吴琦 摄



高温津贴、藿香正气水、凉茶颗粒、风油精等,是现代“打工人”常见的防暑降温物资。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株洲“打工人”有哪些防暑降温福利,留下了什么难忘的故事?

发绿豆、西瓜,放露天电影

市民史先生是株冶子弟,家住湘天桥二区。他说,上世纪60年代,物资比较紧缺,父母领回来的防暑降温物品多是绿豆、白糖。每天早上,厂里会为职工提供免费早餐——绿豆稀,给大家清热解暑。

到了70年代、80年代,株冶给职工发放的防暑降温福利花样多起来,经常让外人眼红。除了绿豆、西

瓜、十滴水、饮料,还有株冶自己生产的牛奶雪糕等等。那时,其他厂家的职工和孩子总是羡慕株冶职工家家户户床底多得塞不下的西瓜。除了吃的喝的,株冶还为职工和家属放映露天电影。史先生回忆,父母每天下班回来做晚饭时,他就带两个小板凳跑到放映场地,先占前面的位子,看工作人员搭架

子,撑起白色的幕布,放映员调试胶片放映机。等一切准备就绪,大家都先回家吃饭。晚饭后,职工们摇着蒲扇陆续来到放映场,找自家的板凳,边聊天边看电影开始。露天电影基本上是免费的,但放映《地雷战》《地道战》等当时很火的电影时,每家收5分钱。

妈妈带回厂里自产的冰棒,是她每天最开心的时刻

上世纪70年代,市民紫贝的妈妈在株冶化工厂成品库上班。每到夏季,单位都会发放防暑降温福利给职工,每个人有几百张冰棒票,还有绿豆、白糖以及防暑降温费等。那时,株冶的白糖、牛奶冰棒远近闻名。很多外面单位的职工和市民都会前往购买,一

饱口福。紫贝小时候经常在楼下等妈妈下班回家。妈妈总是穿着干净的工具,骑着永久牌自行车,车把上挂一个保温桶,后座夹一个铝饭盒。她每天会用保温桶带七、八只株冶自产自销的白糖、牛奶冰棒,给紫贝三姊妹吃。那是大家

单位发的“老三样”,有了别的用处

1974年,21岁的朱力从株洲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市卫生防疫站工作。每当炎热夏季来临前,单位就会发放防暑降温物品:一盒清凉油、两包人丹、三小瓶十滴水。

朱力说,也许是当时正年轻,身体好,自己几乎没有中过暑,这些药品倒是有了别的用处。口袋里没味时,含几粒人丹——调点口味;写东西犯困时,在太阳穴和人中处抹点清凉油——提神;自己

工人提桶打冰水,游泳池可免费游泳

“80后”吴先生是株冶玻璃厂的子弟,妈妈刚进玻璃厂时是做挡车工,后来转到了浮法车间。每年夏天,厂里给职工发放绿豆、西瓜、雪糕票等防暑降温物品。

当时,玻璃厂也有自产的雪糕。冰室就在食堂边,由厂领导专门组织的工作小组负责,从各

个车间抽调工人义务生产。职工凭票领雪糕,每天可以领两份,冰水是免费的,不限量供应。夏天到了,工人们都提着桶子去打冰水,大家排着队说说笑笑。

吴先生回忆,当年玻璃厂有一个内部游泳池,职工和家属可以免费去游泳,相当于夏日福利,

外面的人是不能在这里游的。

那时,父亲休息时会带他去游泳。上午的时候人稍微少点,还能开心地游一下。但一到下午人多了起来,特别是傍晚以后,很多小孩子在里面玩,根本游不动,权当泡了个澡。

开荒第一天

——山居心情之三

韩少功

手心皮肤撕裂的那一刻,过去的一切都在裂痛中轰的一下闪回。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垦荒,每天都把锄头齿和锄头口磨钝了,磨掉了几分,于是不但铁匠们叮叮当当忙个不停,大家也都抓住入睡前的一时半刻,在石阶上磨利各自的工具。

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溶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耐用。锄头挖伤的,锄头扎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有各种血色的工具。但穿着破烂的青年已经习惯了,朝伤口吐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处理。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就在神经反应之外。我们的神经还可一分为二:夜色中挑担回家的时候,大脑已经呼呼入睡,但身子还在前行,靠着赤脚碰触着路边的青草,双脚能自动找回青草之间的路面,如同无魂的游尸。只有一不小心跌到水沟里去的时候,一声大叫,意识才会在水沟里猛醒过来,惊愕着眼前的草丛和淤泥。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发现自己两腿全是泥巴,不知道前一个晚上自己是怎么入睡的,的,

不知道蚊帐忘了放下的情况之下,蚊群怎么就没有把自己咬醒。还有一天,我吃着吃着饭,突然发现面前的饭钵已经空了四个,这就是说,半斤一钵的米饭,我已经往肚子一共塞下了两斤,可裤带以下的那个位置还是空空,两斤米不知填塞了哪个角落……眼下,我差不多忘记了这样的日子,一种身体各个器官各行其是的日子。我也差点忘记了自己对劳动的恐惧:从那以后,我不论到了哪里,不论离开农村有多久,最大的恶梦还是听到一声尖锐的哨响,然后听到走道上的脚步声和低哑的吆喝:“一分队!钡头!斃箕!”

这是哈佬的声音——他是我以前的队长,说话总是有很多省略。

三十多年过去了,哈佬应该已经年迈,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但他的吆喝再一次在我手心裂痛的那一刻闪回,声音宏亮震耳。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听到这种声音不再有恐惧。就像太强的光亮曾经令人目盲,但只要有一段足够的黑暗,光亮会重新让人怀念。劳动,一个火热和坚实的词,让我双脚重新回到了大地,解除了长时间高空飘扬的晕眩。

我对白领和金领不存偏见,对天才的大脑更是满心崇拜,但一个脱离了体力劳动的人,长久下去会不会肢体退化?会不会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心慌?会不会在食物产销链条的最末端一不小心就枯萎?德语中的Zuhandenheit(待用)与Vorhandenheit(在用)曾经是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关键词,描述了事物的被感知过程和世界存在的奥秘,其词根hand就是手,就是动手操劳。但很多传统和现代的流行理论,由劳心者们制作,隐含着脂肪肝、糖尿病、厌食症等各种富贵病,总是都把hand低看三等,把劳力者权当失败者的别号。新潮的“知识经济”和“知本家”一类说法,不过是再一次翻版了上等人的自夸。

一位科学院院士在投影机前曾经以一只光盘为例,说光盘本身的成本不足一元,录上信息以后就可能是一百元。女

士们先生们,这就是一般劳动和知识劳动的价值区别呵。我听出了他的言下之意:他的身价应比一个劳工昂贵百倍乃至千万倍。问题不在于知识是否重要,而在于1:99的比价之说是出于何种心机,我差一点要冲着掌声质问。我当时没有提问,是被热烈的掌声惊呆了;我没想到鼓掌者都自以为是能赚来99%的时代中坚。

一个科学幻想作品曾经预言:将来的人类都形如章鱼,一个过分发达的大脑以外,无用的肢体将退化一些细弱的游须,只要能按按键就行。我暂不怀疑键盘能否直接生产出粮食和衣服,也暂不怀疑一个键盘在七十二行的实践之外能输出多高深的学问,但章鱼的形象至少让我鄙薄。让那个油头粉面的院士成为章鱼吧,不,我决不做章鱼,决不做大头鬼。这种念头使我立即买来了锄头和钡头,买来了草帽和胶鞋,选定了一块荒坡,向想象中的满地庄稼走过去。阳光如此温暖,土地如此洁净,一口潮湿清冽的空气足以洗净我体内的每一颗细胞。从这一天起,我要劳动在地图上看不见的这一个山谷里,要直接生产土豆、玉米、向日葵、冬瓜、南瓜、萝卜、白菜……我们要恢复手足的强壮和灵巧,恢复手心中的茧皮和面颊上的盐粉,恢复自己大口大口的喘气和太阳底下的目光迷离。我们要亲手创造出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在一切生命成长最原初的地方接管我们的生活。

这一天我吃得特别香,也睡得特别深,一夜无梦。(原载《天涯》杂志)

悠悠南山,风的故乡,巍巍紫阳,风的嘉年华。我曾踏月而来,只因你在山中,那是诗人对山风的哲性感悟,而此刻,思维贫瘠如我,却只能以虔诚的姿势,踩着陡峭的石阶,默默地向着那峰顶艰难攀爬,山风实在太猛,我必须将重心迎向来风的一侧,才不至于被热情凉爽的山风推倒。登上紫阳亭,任狂风吹散单薄的衣裳,浸润那忙碌生活中染热的皮肤,漫步茵茵山脊,任凉风推开淡淡的忧伤,抚慰那繁琐日子里灼伤的心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笑一个吧,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我向 coming 风提议,风儿呜呜地欢唱着绕过耳际,表示赞同,随风起舞的牧草,也对着我发出由衷的赞叹——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是不是天边的云海,流淌一湾情思,流进了草原不再离去。从南山的全世界路过,今夜无眠。(原载《星沙时报》)

制图/胡兴鑫

2021年07月28日 星期三
责编:沈勇跃
美编:胡兴鑫
郭金芳
校对:曹韵红

逐梦南山

柳格彬

像彩云追月,如候鸟南迁,我一路朝西朝南,奔向梦中的南山,只为放牧一场久违的邂逅。

六个小时的车程,如滚滚长江东逝水,在终将圆梦的渴盼中仿佛一瞬,扑面而来,正是我朝思暮想的八十里南山牧场。

行走在蜿蜒的山道,阳光正好,它是那么的体贴入微,滤除燥热的因子,轻柔地打在身上,抚去旅途的疲倦。又是那么的澄彻透明,不含一丝杂质,轻轻地铺满山岗,洒落一地的凉爽。

艳阳下,牧草和牛群相依相偎,分不清谁是主谁为客,惟愿相信,他们互为前世的情人,草为牛而生,牛为草而来。满眼的绿,是牧草的生命基调,淡绿、黄绿、嫩绿、浓绿、墨绿,由浅而深,由近及远,奔涌着向天边伸展。远山含黛?这在莽莽南山,分明是个谬论。从脚下到无穷远,目之所及,除了绿还是绿,无从发现传说中的黛色。水作青罗带?南山之水可不像漓江那么娇情,不过这清流涓涓的四十八溪,却也足以滋润出芳草茵茵的四十八坪,这水,自有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也自成一种润物无声的气度。蓝天下,风姿绰约的,还有那一汪汪明静的水洼,像大地的眼睛,深情地与天空对视,也像镶嵌在高山草甸的碧绿翡翠,静静地享受风的抚摸,它们是牛马休息时的天然浴池,将来自大地的琼浆,无私奉献给这群山的精灵。山因水而灵,水因山而聚,谁也不离开谁的强壮和灵巧,恢复手心中的茧皮和面颊上的盐粉,恢复自己大口大口的喘气和太阳底下的目光迷离。我们要亲手创造出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在一切生命成长最原初的地方接管我们的生活。

风车,是八十里南山高昂的头颅,如一个个巨人,伫立在座座山巅、垭口,挺拔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粗壮雄伟的身躯,如定海神针,牢牢抓紧大地,明媚的阳光中,折射出某种摄人心魄的坚强。三片硕大修长的叶片,均匀地排满一个整圆,烈烈风中,英姿飒爽地旋转,搅活满山的流云,风疾它就划出道道倾泻而下的白瀑云,风徐它就扰动丝丝缠绵悱恻的棉花云,风停了它就静立在天空,痴痴地等待,下一场风来。

悠悠南山,风的故乡,巍巍紫阳,风的嘉年华。我曾踏月而来,只因你在山中,那是诗人对山风的哲性感悟,而此刻,思维贫瘠如我,却只能以虔诚的姿势,踩着陡峭的石阶,默默地向着那峰顶艰难攀爬,山风实在太猛,我必须将重心迎向来风的一侧,才不至于被热情凉爽的山风推倒。登上紫阳亭,任狂风吹散单薄的衣裳,浸润那忙碌生活中染热的皮肤,漫步茵茵山脊,任凉风推开淡淡的忧伤,抚慰那繁琐日子里灼伤的心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笑一个吧,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我向 coming 风提议,风儿呜呜地欢唱着绕过耳际,表示赞同,随风起舞的牧草,也对着我发出由衷的赞叹——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是不是天边的云海,流淌一湾情思,流进了草原不再离去。从南山的全世界路过,今夜无眠。(原载《星沙时报》)